

恰在这时，阿妈打来电话说：“今日立夏，记得吃春。”

夏天第一个节气

□赖丽芳

一个来自老家夹湖的快速包裹吸引了我的目光，打开包装，里面是一盒土鸡蛋。恰在这时，阿妈打来电话说：“今日立夏，记得吃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春，是四季里的第一个季节。客家土话“春”还是蛋的意思，有新生、丰收、繁衍之意。在老家，如有谁家生了孩子，亲戚们都会来“送姜酒”。孩子外婆送礼都是用萝挑来的，有姜、酒、风藤、鸡、衣帽、鞋袜、围袄等，装满一担箩，最重要的是所有来宾礼品里都少不了春。主家也早早准备好了春迎接来客，亲戚一到，主家把刚煎好的春放碗里，筛上温热的米酒，热情招呼亲戚们入座吃春、吃茶点。

亲戚家带来的孩子满屋子跑，很是热闹。主家开心得合不拢嘴，用红纸把温热的鸡蛋染成红春，装满一蒸篮，端上桌，红彤彤的，甚是喜人。茶点过后，孩子们都嚷着说要看新生儿。外婆给新生儿洗好澡，拿着温热的春在新生儿屁股蛋上滚动一圈，嘴里念叨着：“满仔听话，健康成长大，平安如意啰！”孩子们围过来抢着要外婆手上的“屁股春”，据说吃到“屁股春”的孩子都能得福。长大后，我才知道用温热的鸡蛋在小孩子身上滚动，可以按摩穴位，起到通经活络的功效。还记得小时候风寒感冒，姨妈会摘下手上的银手镯与春一同煮，春煮后去壳，拿手帕包起来在我的太阳穴、颈椎、背部滚动，说这可以“出风”。果然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感觉舒适多了。

走过春天，山脚下的那棵梅树，不知不觉间枝头已挂满了青梅。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村边的枇杷熟了，摘下一篮子枇杷给孩子们解馋。新耕的田畝秧苗已插好，水田里泛着水光映照。菜园子辣椒开出了第一茬花果，茄子上挂着紫色的花朵，南瓜、丝瓜、蒲瓜爬上了藤架，篱薯、芋仔、花生、番薯、新姜也在土里悄悄发芽。家家户户清晨开始准备立夏节的食材，做艾粿，温一壶酒，做一桌子香喷喷的菜。

圩镇上人头攒动，村民喜欢热闹，摩肩接踵挤在一条街上采买各种食材。猪肉铺的档主豪横，一刀下，一块带皮带肉带骨的猪肉被切下，尖刀在猪肉上打个洞，捻几根稻草一穿，束个结，“啪！”扔案板上。提这么一挂猪肉回村，精气神不自觉就上来了。

碾米坊的打粉机轰鸣着，妇

人们在碾米坊门口排队碾糯米粉。夏天的雨说下就下，几滴雨打在肥厚的芭蕉叶上，滑出一道道痕，更多的雨点追过来，屋檐前很快就挂上了雨幕。妇人们缩在屋檐下，你一句我一句聊得热闹，这边讲着这立夏的雨经得下，老话说：“立夏立夏，十日八夜。”那边正聊着禾苗的长势，说田里秧苗还没站稳脚跟，谁家的鸭子上岸，糟蹋了几丘田，扶秧补苗累得腰酸背痛，打又不是，骂也不是。

新采摘的艾叶放到清水里洗净，待用。柴火灶大镬头里水开了，投入艾叶，撒上一把盐，艾叶煮成碧绿色，捞起，沥去水。煮熟的艾叶放入石硃里捣烂，和入糯米粉，揉成团，捏成一个一个绿色的圆形饼状艾粿，置簸箕里晾着。起油锅，炸至酥香，节日的味道就出来了，这就是立夏的艾粿。姨妈讲：“老话说得真好，吃了苦斋，吃艾粿，留下老命看世界。”苦斋是一种野菜，学名败酱草，闻之味苦，食之苦中带甜，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祛湿等药效。姨妈常以嫩叶做汤或炒食，食用后能少生病。姨妈大字不识一个，但她知道老辈传下来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老话还说：“立夏不吃春，见到老爷喽唆均。”这句话是说立夏这天不吃鸡蛋，见到当官的就会发抖，没骨气。我们客家人讲究重骨气，讲义气。重耕读传家，强身健体，保家卫国。所以长辈在立夏这天总说：“细仔仔要吃春，要吃饱，才不会退夏。”可见春是立夏节的主打菜。

在屋角搭起小灶，架上爇鼎，燃起柴火。在菜园边采上一把益母草，洗净，连同带壳的春，放入爇鼎咕嘟熬着，水汽蒸腾，一锅益母草煮春在农家小院里飘着香。孩子们等不及正餐上桌，馋嘴猴似的在灶边闹吃的。姨妈就从爇鼎里捞起几个春，放凉，塞进孩子的口袋，小身板转身就跑院子外找伴玩去了。灶房里，阿妈把五花肉切成大块，和入番薯粉，敲入几个春，炸至金黄酥脆，酥肉上大盘，那叫一个殷实。春卷，做工精细，摊春皮，剥酿，捆成春筒，油炸一盘，清蒸一盘，那叫一讲究。还有荷包春，豆腐春，酒酿春，韭菜春饼，辣椒炒春，清蒸肉饼春。立夏，阿妈总能变出一桌子的春宴。

阿公、姨妈入座开席。夏天就开启了。

每逢立夏，阿妈依旧来电话嘱咐我：今日立夏，记得吃春。

2024年5月7日/星期二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温晓茸 / 校对 黎松青

 E-mail:hdzp@ycwb.com

朱槿花语

□郝俊

我是在竹园里遇到朱槿花的。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朱槿花，刚走到竹园最西边的小径上，抬眼便看到一片翠绿之中有一团闪烁的“火苗”，散漫的目光顿时聚焦，精神为之一振。这一团小小的“火苗”像是这个幽静的竹园里的一声啼叫，一嗓子就把满园的春色叫醒了。

稍稍走近，才确认是一朵花，看清楚后，才发现是朱槿花，还不止一朵。远看的时候，因为角度问题，只能看到一朵。走到跟前，才知道这里有三株朱槿，一共开了十来朵。因为朱槿是常绿灌木，没有明显的主干，分叉的枝丫较多，三株看上去就像三丛，在小径边上比邻而居。

朱槿花的名称由来，取其颜色和形状，红色为朱，加之花形与木槿花相似，所以名为“朱槿”。朱槿花有单瓣和重瓣之分，两种都好看。大多有单瓣和重瓣之分的花卉，一般都是重瓣花型更具观赏性，比如栀子花，重瓣就比单瓣好看。在我看来，朱槿花有些特别，相对而言，我觉得重瓣不如单瓣好看，因为朱槿花的花瓣本来就有褶皱，花瓣多了，层次感虽然更加丰富，但挤在一起，每一片花瓣都无法舒展，近看，一副皱皱巴巴的模样，像是用皱

纸扎成的假花，不耐看。

好在眼前的这三株都是单瓣品种，花型简洁，有离动于静的美感，虽然只有五片花瓣，但可以充分展开，每一片花瓣略带褶皱，有一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韵味，中间的蕊柱纤巧细长，明显高过花冠，尤为突出。整朵花宛如一位身着红裙的高挑少女，正踮着脚尖，四处观望，既有一份胆大率真的可爱，又有一份顾盼生姿的娇美。

此外，朱槿花还有一处颇为奇异，它的雌蕊和雄蕊合成蕊柱，蕊柱的顶端分裂成五个小枝，这便是雌蕊。雌蕊的蕊头是深红色，似乎一朵花蕴藏的全部热望都集中在了这五个“红点”之上。雌蕊的下面分布的就是雄蕊的花丝，每一根花丝的顶端都缀满了金黄色的花药，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烁，耀人眼目。关于朱槿花的状况，晋代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有精当的描述：“朱槿花，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树高只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插枝即活，出高凉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朱槿花不仅貌美，来头也不小，扶

桑、佛桑、赤槿、红木槿、桑槿都是朱槿的别名，比如“扶桑”这个名字就不简单，《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意思是说汤谷上有一棵扶桑树，是十个太阳洗浴的地方，位置就在黑齿国的北边。大水中间有一棵高大的树，有九个太阳住在树的下枝，一个太阳住在树的上枝。简言之，就是说扶桑连通天地，是供太阳居住的神树，是日出的地方。

朱槿的叶子形似桑叶，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有记载：“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叶，叶光而厚，南人谓之佛桑。”文中说的“佛”是仿佛之意，“佛桑”就是枝叶形似桑树的植物。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扶桑作过说明：“东海日出处有扶桑树。此花光艳照日，其叶似桑，因以比之。后人讹为佛桑。”也就是说，“佛桑”这个名称的“发明”，其实是一个有几分道理的错误。后人就将错就错，把二者视为一物。南宋诗人姜特立作有《佛桑花》一诗：“东方闻有扶桑木，南土今开朱槿花。想得根枝自旃谷，至今犹带日精华。”这首诗的标题写的是“佛桑花”，诗的内容是说扶桑与朱槿乃同根之

树，简单地说，佛桑、扶桑和朱槿是同一种植物。诗的末句是说朱槿花之所以红艳似火，是因为它们吸纳了太阳的光华。我很喜欢这首诗，觉得其诗有深意，从上古神话写到眼前朱槿，思绪悠远，贯通古今，让人感受到朱槿花深厚的文化内涵，最后一句“至今犹带日精华”既写太阳又写花，字里行间闪耀光芒，同时又期待恒久的美好。

四月的一天中午下班后，我刚走进竹园，就看到满地落叶，一片狼藉，心中料想，朱槿花可能难以幸免，走到跟前，果不其然，枝上一朵不剩。前一陣子枝上还有美艳动人的红花，如今只有地上的几点残红，让人感叹“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第二天午间，我又步入园中，心想，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大雨，恐怕是看不到朱槿开花了。正当情绪低落之时，我看到中间的那株朱槿的枝条上竟然开了两朵，有一朵只剩两片花瓣，还有一朵花形尚好，只是有些下垂，仔细看，是一根柔软细长的枝条垂落在开了花的这根枝条上，估计是狂风所毁。我轻轻将上面那根枝条移开，被压住的枝条便立刻往上抬了抬，眼前这朵花倏地仰起脸来，看了我一眼，霎时间，只见它面颊飞红，点头不语。



生活从来都不单纯，生活也从没有那么复杂

在亲密关系里成长

□武桂琴

最近心血来潮决定学习方法，听罗翔老师的课，有一句话印象颇深：这个张三的人性非常非常幽深。法律人在见识过太多太多匪夷所思、林林总总的案件之后，大约都会深感人性的幽暗曲折无法穷尽。其实，一个人只要不是少不更事，在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读过很多书、经过很多事、受过很多苦之后，一般也会懂得，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复杂、丰富而难以言尽的世界。

这两年的身边，总有年轻人问：“人为什么要结婚？”我的回答是：“为了成长啊。”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持续走下去，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参看现实中的婚姻关系，各种范本层出不穷，大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便收看。而如果一个人能把最基本的亲密关系，也即恋爱关系、夫妻关系、姻亲关系、家庭关系处理得明明白白，好吧，那还有什么事情拎不清呢。

毕竟身边的人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近距离的人性样本。在身边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善良、真诚、理智、大度、友爱和光辉，等等，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恐惧、害怕、小气、无耻、欲望、无奈等暗黑的东西。可以观摩到，兴致勃勃和疑虑重重会永远矛盾纷扰地纠缠在一个人的性格里。除此之外，还会发现：纵然天天和身边的人相守相依，但对方也有别人捕捉不到的内心深处有其他东西。可以说，我们对人性最基本的认识，最早恰恰是从与自己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那里揣摩到的。

在彼此都是自己人的亲密关系里，相处起来从来不是只有丝滑这种滋味。人人都希望在亲密关系里收获的是愉悦、利益、安全感、幸福感，但在婚恋和家庭关系里，还有很多很多一言难尽的东西，那些才是附着在亲密关系上的无法剥离的绝大部分，要想从

有角的雄鹿或长或短，展现出阳刚之气，而被锯了角的鹿则有一种残缺之美

奈良的神鹿

□孙博[加拿大]

亲临日本的奈良公园，我仿佛置身于鹿的王国。它们千姿百态，有的悠闲地趴在草地上，享受阳光；有的在树下嬉戏追逐，好不热闹；有的漫不经心地行走，张眼觅食；有的低头接受游客的投喂，鞠躬致谢。

一阵和风拂来，吹起了它们柔软的毛发，连大耳朵都昂扬地竖了起来，眼神愈加清澈而灵动，透露着对世界的善意和好奇。

漫步在小径上，迎面走来数头昂首挺胸的小鹿，我伸手试图与第一头鹿做亲密接触。它抬起头、睁大眼，好像在询问我是否有食物，见我手中无货，马上垂下头，似乎有些扫兴，但依然用温暖的鼻子轻触我的手。我轻抚它的毛发，软松松的。

马克·吐温说，假如没有酒，世界有多寂静啊！

浮一大白

□厚圃

的因由。曹操就干过这种事，孔融为此写了一篇《难曹操禁酒书》，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酒对于国家政治有着积极的作用，为酒辩护。其实曹操又何尝不知道酒的妙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酒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喝酒的人。

说到酒，总是要跟英雄豪杰联系在一起。武松醉打蒋门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在酒的作用下，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宋江也敢在浔阳楼题“反诗”。《西游记》里虽是个和尚尚取经，里面也少不了酒，只不过他们喝的是“素酒”，也就是低度数、不易乱性的酒。

古代的文人墨客更是好这一口。据说曹雪芹“举家食粥挥笔常醉”，自诩为“燕市酒徒”，那些嗜酒如命的生活经历以及熟稔的酒文化被他以虚构的笔墨写进了《红楼梦》里，对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推动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红楼梦》里的第五回，贾宝玉就因为宁国府喝醉了，进了侄媳秦可卿的房间，神游太虚幻境，曹雪芹借此为《红楼梦》的架构定调，利用图册、判词及曲子暗示了“金陵十二钗”的最终归宿。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清代学者顾嗣立，此公不仅好酒，还好客，入其门者不管识与不识，必先尽饮三碗为礼，故有“酒帝”之誉……

美国有两位“酒鬼”作家，一是雷蒙德·卡佛，好多年前，我住在深圳大学不久，一两个星期就会骑车去学校图书馆借些书回来。有一次借到了晓丹翻译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薄薄一小册，十三个短篇，有好几篇令我赞叹不已。

后来网络普及，我又在网上搜罗更多卡佛的作品，像《羽毛》《马笼头》《大教堂》等篇什，都读了许多遍。卡佛酗酒，也为此戒过好几次，他的小说里也有好些酒鬼。他写酒鬼，也写失败者。如果说喝酒是一种麻醉，那么他写出了醒来那一刻的疼痛。现在喜欢卡佛的人很多，可能受了村上春树的影响吧。我倒是有意思问卡佛，他的作品与日本的志贺直哉的小说集《在城崎》一样，都是极简主义的风格，读起来令人敬佩，学起来却并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也包括摆脱不了它的气息，会在自己的文本上留下显而易见的痕迹。

另一位“酒鬼”作家叫查尔斯·布考斯基，一个又可恶又可爱的老头。他在“致道格拉斯·布雷泽克”一文中写道：“喝酒是一种短暂的自杀，通过它，我得以杀死我自己，然后回到生活中来。”他在谈到写诗歌时说：“当你喝酒之后，你会变得有点夸张、做作，有点粗野。那种感觉不错。”

好些年前，作家朋友“老家阎楼”就曾告诉我，他有时深夜写不出东西，就灌下一瓶半瓶白酒，让自己亢奋起来。这么做很伤身，长期如此当然不足取，不过写小说《拖神》中的“鬼迷心窍”三章时，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女鬼魂醉后紊乱的心绪、失控的情态、跳跃的言语，有时我会灌下几口，以求得一点灵感。有人评价我笔下的女鬼有哭有笑有吵有闹时而夸张时而做作时而粗野时而歇斯底里……我深以为然，并决定浮一大白，好感谢酒的帮助。

宋代重文，文人创作背后的故事多

文人雅号

□晏建怀

宋代重文，文人创作背后的故事多，故雅号亦多，如同粉丝们赠送的桂冠。

与欧阳修合撰《新唐书》的宋祁，是宋仁宗时期的官员，官至工部尚书、翰林学士，也是一位文史兼长、诗词皆擅的大家。尤其诗词，辞藻新奇，一片锦绣。宋祁曾以《玉楼春·春景》一词震惊了高手如云的文坛，词曰：“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惊多了双惯看“长短句”的挑剔的眼睛，正所谓“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们啧啧称美的同时，纷纷呼他“红杏尚书”。某日，宋祁造访都官郎中张先家，听人大声传话：“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屏风后张先应声而答：“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幽默互答，雅意满满，恰似高山流水遇知音。

说到张先，作为同是著名词人的他，并非只有宋祁所谓“云破月来花弄影”之“一影”。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当时文友们以张先《行香子》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句，赞叹之下，送他雅号“张三中”。张先听后，觉得大异其趣，因对人说：“何不目之曰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从此，“张三影”

不胫而走，迅速在朋友圈中传开去。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贺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谓之贺梅子。”贺方回，即贺铸，字方回。贺铸《青玉案》词曰：“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首幽居怀人之作精妙至极，甫一出世，即被士大夫惊为绝唱，黄庭坚《寄贺方回》诗中有句：“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因得雅号“贺梅子”。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载诗人鲍当一事。宋真宗景德年间，鲍当在河南府知府薛映手下当差，任法曹参军事（司法官）。一次，鲍当差事，惹恼薛映，致其大怒。鲍当惊惧之下，琢磨着如何挽回。他知道进士出身的薛映极有才，也极爱才，遂彻夜冥思，作《孤雁》一诗献薛映云：“天寒稻梁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腹，为带边城信。”北方骤冷，孤雁南飞，让人怀疑它是否能完成这万里征程。然而不，孤雁原是替边关将士送家书，它宁可半途停下，冒着送进庖厨被人食用的危险，也要把信送达，表现了大雁的忠诚，以及将士们对亲人的思念。全诗立意高远，构思新奇，薛映读罢，拍案叫绝，不仅怒容换笑脸，而且“到处逢人说项斯”，在文朋诗友间广为延誉，鲍当由此一鸣天下知，人称“鲍孤雁”。